



春水初醒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永威

晨雾还没散尽。汉丰湖的水面泛着青光，不是鲜亮的、跃动的光，而是一层含混的、忧郁的青，像冬天临走时落下的最后一块影子。雾是薄的，一层一层叠在水面上，近处能看见水纹，远处就只剩一片茫茫，分不清哪里是水，哪里是天。沿滨湖步道走，脚下的草地松软，踩下去能听见水渗出来的声响，不是“嗤”的一声，而是一种闷在土里的、几乎听不见的动静，像大地在咂摸什么滋味，又像刚醒的人，还舍不得睁眼。草叶上挂着露珠，一颗一颗的，亮晶晶的，有的已经聚成一大滴，挂在叶尖上，颤颤巍巍的，风一过就落下来，砸在鞋面上，凉凉的，渗进布纹里。

湖岸的垂柳蒙着一层鹅黄的烟。走近了看，其实什么也没有，枝条光秃秃的，那种黄只是从树皮里透出来的一股气色，像人脸上没褪尽的睡意。有的枝条已经软了，不像冬天那样硬邦邦地戳着，而是微微地垂下来，带一点弯，风过时便懒洋洋地晃。细枝垂到水面上，尖端刚触着水，风一过就划一下，水纹便一圈一圈荡开去，先是一个小圆，然后慢慢放大，推到远处，碰着岸边的石阶，又荡回来，和后面的纹路搅在一起，碎成一片细细的、亮亮的波纹。有几枝红梅开在岸边，疏疏落落的。花不多，三朵五朵的，挤在一个枝上，有的已经全开了，花瓣薄薄的，透光，边缘微微卷着，像浸过水的皮纸；有的还是花骨朵，红得发紫，紧紧地攥着，像小孩攥紧的拳头。落在水里的花瓣打着旋儿，慢悠悠地转，和天上的云搅在一处。分不清是花开在水里，还是云开在枝头。水是静的，花也是静的，只有那些花瓣在水面上轻轻地、轻轻地转着，转了半晌，才挪动一点点地方。

水响了一声。几只小野鸭从芦苇丛里钻出来，贴着水面飞，脚爪点出一长串涟漪。它们飞得不远，从这片蒲草到那片蒲草，扑棱棱的，翅膀扇得急，却不快，像是刚学会飞的孩子，又像只是活动活动筋骨，并不真要飞到哪里去。有一只落在水面上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半天不见上来，水面上只留下一圈慢慢扩大的涟漪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它在老远的地方冒出头来，抖抖翅膀上的水，左右看看，又扎下去了。白鹭立在浅滩上，单腿，缩着脖子，一动不动。它们的羽毛是纯白的，在青灰的水面上格外显眼，像谁随手撒的一把纸钱，又像还没化尽的残雪。偶尔有一只动一动翅膀，翅膀张开时很大，扇两下，又慢慢合上，缩回脖子，继续站着。远处有钓鱼的人，披着厚衣服，坐在小凳上，像几块长在岸边的石头。走近一个，看他的鱼竿，竹制的，很旧了，手把处磨得油亮亮的。浮漂是用鹅毛杆做的，细细的几粒，在水面上轻轻点着，总不见下沉。他在身旁放了一个小桶，桶里没有水，也没有鱼，空空荡荡的，桶底还干着。问他，他转过头来，看了我一眼，眼睛有点浑浊，眼角堆着皱纹，又转回去，盯着水面，半晌才说：“鱼也还在梦里头。”说完，动也不动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，仿佛他也跟着鱼，一起沉到那个梦里去了。

汉丰湖



地洗着那些残垣断壁。

春天来了。水下的那些东西，它们知道吗？新的水草会在它们身边摇摆，绿的，嫩得透明，一丛一丛地长起来，从瓦片的缝隙里钻出来，从门槛的裂缝里探出头来。鱼会从它们中间穿过，一群一群的，小小的，银亮亮的，尾巴一摆一摆的，有时停在水中，一动不动，只胸鳍轻轻地扇着，像悬在半空里。阳光照下来，透过十几米深的水，已经变成了暗绿色的光，斑斑驳驳地落在那些瓦片上、门槛上、磨盘上，一晃一晃的，像谁在水底打着手电筒。

想到这里，我忽然觉得脚下的湖岸有些不真实。我站着的这块草地，十几米下面，会不会就是谁家从前的堂屋？我不由得退后两步，像是怕踩疼了什么。再抬头看湖面，那层青灰色好像更深了，沉沉的，像一声没叹出来的气。

而水面上，梅花开了，柳芽黄了，白鹭飞起来了。小孩在跑，在叫，在追一只蝴蝶。老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，闭着眼睛，嘴角带着笑。一切都是活的，动的，热闹的。

水下的春天，也许比水上的更安静。

三

太阳从文峰塔那边探出头来。先是一点红，在塔尖旁边，然后慢慢变大，变成一个半圆，一个整圆，红彤彤的，不刺眼，像一块烧红的铁，又像是一个刚煮熟的蛋黄。光线从塔的这边照过来，把塔的影子拉得老长，一直伸到湖心，黑黑的一条，像一道石桥。就是这道光，湖面一下子亮了，像水底忽然亮起一盏灯。雾气开始退，从湖心往岸边，一缕一缕的，先是很浓，白花花的，像棉絮，然后慢慢变薄，变成纱，变成烟，最后钻进柳林，钻进芦苇，不见了。水色由青灰变成淡金，又变成透明的碧色，能看见水下尺把深的地方，有水草，有石头，有小小的鱼在游。光线继续往下探，暗绿色的，往深处去，往十几米的地方去，那些瓦片、门槛、磨盘，这时候是不是也被照亮了一下？红梅的影子在阳光里格外分明，一朵一朵的，湿漉漉地红着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胭脂。花瓣上的露

四

往回走，走了几步，回头。湖面亮得晃眼，一片一片的金光，碎碎的，密密的，像谁在水面上撒了一把金箔。湖岸上，有人在放风筝，线很长，风筝很小，在蓝天里几乎看不见。放风筝的是个老人，仰着头，一手扯着线，一手放着线，慢慢地往后退，脸上笑眯眯的。

我站在岸边，看着那片碎金似的光。水面下的春天，应该比水面上的更慢一些吧。那些沉在水底的瓦片和门槛，它们要等的不是阳光，阳光照不到那么深。它们要等的，是春天渗进土里的水汽，是水草根须的轻轻缠绕。也许再过些日子，淤泥里的桃核会裂开一条缝，伸出一丁点白的芽。那是从前谁家院子里的桃树结的果子，谁家的小孩吃完扔在墙角的。

想到这里，湖面的金光忽然晃了一下，像有什么东西从水底翻了个身。也许只是一尾鱼，也许不是。

古道无字碑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赵式

重庆南山黄葛古道，有一块无字碑颇为引人注目。

无字碑在古道中段，俗称“假马路”的那一段石梯的右侧，是古人在峭岩上所凿。石壁四周雕有朵朵祥云，如意雕花镶边，因石壁上没有一个字，俗称“无字碑”。

古碑左侧，雕有一尊石鼓大象。石象刻得栩栩如生，蹄踏石鼓，耳大眼圆，举目远眺。右侧雕有一尊石鼓貔貅，貔貅雕得活龙活现，脚踏石鼓，肚大头圆，威风凛凛。两尊造型雕刻工艺精湛，颇具匠心。只是经几百年风雨冲刷，石头风化严重。

笔者早年家居长江南岸黄桷埡，那个年代交通基本靠脚力，在城里读书的我经常往来于黄葛古道（原称老君坡），每次均能看见“假马路”下方石梯右侧有不少刻字的摩崖碑文，这块无字的古碑格外引人注目。先父是镇上中学教授文史的先生，对这片土地的历史比较熟悉。我曾问过先父无字碑的情况，他说，只知道这碑是明末清初时期打造，具体来历不清楚。

岁月不拘，时节如流。经整修后的黄葛古道，如今早已成了一条旅游打卡热门线路，有关部门在“无字碑”侧竖了一块说明牌：“无字碑”幅宽二点二米，高三点五米，加上两侧的石像和貔貅造像，幅宽四点二米……

黄葛古道历史，在盛世修志的热潮中，也逐步得以厘清。相传明末战乱，民生凋

敝，黄葛古道所在之老君山上方的老君洞道观，曾被焚毁，复修后亦是苦日子难捱。南明兵部尚书、抗清名将张京，率部驻扎在黄桷埡的十余载期间，鼓励百姓大力发展生产，搞活商贸流通，整修道路，百姓祥和，道观安宁。老君洞道观的道士们，为表达对张京的感谢，决定为其树碑立传，鉴于当时天下还不太平，故打造“无字碑”，暗暗为其歌功颂德。“无字碑”的如意框边、大象和貔貅，按古时的寓意，简而言之，即吉祥如意、驱灾辟邪、镇宅保平安等。

笔者的岳父母家曾在原黄桷埡正街的“张京营寨”地块。黄桷埡正街变身为黄桷埡老街，“张京营寨”重新问世后，喜爱文史的笔者对张京曾做过系统的了解——

张京（1580~1659年），字肖极（亦作肖吉），湖北汉阳县丰乐里人。他当童生时，就慨然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。1618年张京乡试中举后，历任陕西三原教谕、固原知州、延安同知等职。后经洪承畴推荐，任洮岷兵备副使，戍守西北边境，以谋略与治军能力强闻名。1644年，北京、南京相继失陷后，张京率部入川，协调夔州、巫山诸抗清武装收复重庆，击溃张献忠余部。先由南明隆武帝朱聿键令张京担任四川巡

抚，后由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加封其为兵部尚书，赐“西天砥柱”御匾，总督四川军务，“收余众，规全蜀”。1646年重庆再次陷落后，张京退守长江南岸黄桷埡一带，依托南山一带山高林密的地形修筑营寨，坚持抗清十余年，直至1658年兵败被俘。吴三桂以高官厚禄诱降，张京严词拒绝，狱中作《绝命诗》，后被杀害，享年80岁。

张京率部驻扎在南岸黄桷埡一带时，实行耕战结合的方针，成为当时川东抗清的中坚力量。他以黄桷埡为核心，修建了集居住、观察、防御于一体的营寨工事，与周边诸营连成一体，形成易守难攻的山地防御体系，多次击退前来围剿的清军。

在此期间，张京协调王光兴、郝永忠、谭氏兄弟等“十三家兵”，注意召集流散士兵，使兵势逐渐强盛起来。在管辖区域内，采取措施严禁扰民，让老百姓安居乐业。组织士兵耕种闲置田地，补充保障军队粮饷，被赞“撑住四川半壁天”。

从1652年起，

洪承畴、李国英先后派人招降张京，甚至采用扣押其子的办法威逼就范，张京均严词拒绝。

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，张京率十二万大军围攻重庆，因谭氏兄弟内讷降清，在敌内外夹击下兵败，部下溃散，他拒绝突围，坦言“余年八十，殉国已晚，能不改衣冠见先帝地下，于愿足矣”，次日被俘。

张京坚守长江南岸十余年，以耕战保民、以忠节殉国，成为巴渝抗清史中极具风骨的人物，其事迹与营寨遗址、无字碑，留存于黄桷埡老街和黄葛古道，成为纪念忠烈的地标。黄桷埡至南山的主干道，因张京在此兴文抗清、休养生息，明朝遗民将这条主干道命名为崇文路，以纪念其忠义与教化之功，现仍用其名。

